

诗路放歌

立夏(外二首)

❖ 杨水林

豆角秧抽条爬杆  
立夏,从浓荫里站起  
荷塘内亭亭玉立  
如伞的荷叶,撑开了夏天

油菜荚炸裂的声响  
香透了挥汗如雨的田垄  
日子热烈而奔放  
樱桃、石榴花染红了五月

阳光给万物注入情调  
鸟语花香的故事愈加精彩  
蔷薇在篱笆上不断爆蕾  
流淌五彩缤纷的花瀑  
树状月季怀揣梦想  
开成枝丫间棒棒糖的模样

燕子飞舞,蛙声阵阵  
布谷鸟掠过蓝天  
滴落几声清脆  
麦芒正远离青涩 渐渐锋利  
试图挑破沉闷的心事

告别暮春,大自然的调色板  
与夏日环环相扣

布谷声声

暮春之后的暖湿气流  
随季节风吹拂  
掀起田野层层绿色波浪  
此时,布谷声声  
催百花争艳  
催麦子拔节抽穗

漫山遍野间  
那一树树伞状的槐花随风摇曳  
飘来阵阵清香  
采撷,拌面,上笼  
氤氲乡村醉心的味道  
唤起炊烟袅袅的思念

这时节,生机盎然  
农家人起早贪黑 荷锄躬耕  
都只为期待春华秋实  
滋养城市和乡村  
完成一次次生命的律动

树啊,我生命的雕像

比花草更能表达生命的内涵  
比风月更能袒露世间的情感  
你投入大地的怀抱  
吮吸荒古沉积的精髓  
铸成自己丰富的阅历

向上,去接近一种高度  
拥抱辽阔的苍穹  
向下,去俯身一种广博  
植下须臾的忠诚  
也有惨淡的童年,也有多舛的岁月  
但你从没有诉说过忧伤  
既然命中注定要吞吞吐吐  
那就把缕缕情丝融进褐色的爱恋

也许有一天  
风暴会摧折你的向往  
也许有一天  
阳光会被另一只手从你头顶摘去  
但只要生命还能站立一刻  
你就会散发出希望的华彩

回望无言的老屋

❖ 贺红江

东山飘来十万亩春风  
我们在浩浩荡荡的春风里歌唱

群山传来掌声,风中有种子  
贝壳山串联成珠落在了半山腰  
贺家院子,贺家院子  
站在碑梁山上甩开膀子吆喝  
长一声,短一声

回声有酸有甜  
落在斑驳的窗棂上  
窗格有蛛网  
先辈们站在正堂墙壁上  
包装的陈年往事  
轻轻地落在蒙尘的古籍里  
翻阅他们,我们就是在  
检视人间草木得失

深闺老宅,有春风吹过  
我们这些被风追赶的返乡者  
像被罚站门口的孩子  
忍不住一次又一次  
抚摸着皲裂的大门  
一遍又一遍想抹平岁月的疤痕  
门楣上有游动的吉祥物  
摇摇摆摆地落在屋檐下  
那口盛住童年欢乐的碓窝

回望无言的老屋  
回望水滴石穿的青石板  
回望上百年黝黑的柱子撑起的院落  
我们小心翼翼  
搓了一次又一次无处安放的手  
等所有遗落的日子都能回家

民间纪事

井水甘甜

❖ 袁占才

打我记事起,我家吃的水就是大哥挑的。大哥没上过一天学堂;二哥初中毕业当了十年兵;我蹭出校门一直工作在;四弟长大后,个子不低却很瘦弱;父亲是生产队的牛把式,天不明就去了牛屋,有时晚上就宿在了牛屋。长年累月,挑水似乎非大哥莫属。天蒙蒙亮,大哥随父亲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摘下挂在屋檐下的钩担去挑水。空桶在大哥的肩膀上晃悠,铁钩儿钩在桶箍上,在黎明里发出清脆的吱扭声。但返回时就不再发声了。大哥脚步沉稳,百来斤重的水几乎洒不出一点儿。好多人挑水时紧步走,钩担一闪一闪,想减轻负重,实际上水簸出去不少。我在朦胧中听见窗外水倾入水缸时“哗”的一响,就知道是大哥在挑水,烦得一转身,把脸朝向里墙。我的清梦总被大哥的挑水声扰断。起床后,我说,大哥你何必那么早挑水。大哥说,挑水还得去地里干活哩。后来我才明白,早晨是农人一天中最珍贵的时光。

我家的水缸很少空得见底。应了川流不息的话,缸外沿总湿漉漉的。一缸水差不多够全家吃一天。觉着不够,大哥就肩起水桶又去挑,哪怕夜幕已经拉严。母亲说,黑灯瞎火的,将就着明儿早再挑吧。大哥说,没事。还是去了。大哥从地里回来,累得不行,但缸里水不多,母亲急等着添锅,会喊父亲去挑水,不喊大哥挑。母亲心疼大哥,但常常是大哥又从父亲肩上把钩担抢过去。

挑水成了大哥的专利。当然不单挑水,家里、地里的出力活儿几乎都

是大哥的。哪家上房盖屋、搬砖掂泥,都找大哥帮忙。大哥不讨嫌不借力,像父亲一样能吃苦耐劳。

井在村南,离我家有300米远。一村人都吃这口井里的水。井水清冽、甘甜。村里人不懂得,但外村人都说我们村的井水好喝。夏天中午,人们从地里干活回来,会赤膀掂只空桶到井上,绞水出井,先牛一样地饮,然后把一桶水顺头浇下,那股凉爽劲儿别提了。几丈深的井,用石块砌就,井台上铺着四通石碾。天长日久,碑上的字已磨损得几乎没一丝痕迹,檩条粗的轱辘把儿磨得如椴子细,铁链子也几乎要磨断。这种情况汲水时要特别小心,但怎么小心也有不少人把水桶掉了下去,包括大哥。没了水桶,借用也不是办法,大哥饭也顾不上吃,绳子上绑个粪耙子坠到井下,他一会儿蹲一会儿站,在井台上不声不响地捞。桶若倒扣着浮在水面上尚好办,更多的时候是沉在井底,尤其扣在井底,很不好捞。一次大哥捞了大半天也未捞出水桶,急了,要下到井里去捞。不少人劝他,说井深且滑,没人敢下,危险。但大哥执意让人用绳子拴住腰,脚蹬井周石棱,下到了井里,一次竟捞上来三只水桶——那两只也不知是谁家打捞不出遗弃在井里的。之后大哥呼吁队上换轱辘,多次找队长,终于促成队里又换上新的轱辘。这也是那年月,除了免费剃头,生产队为社员搞的第二项福利。

大哥结了婚。三间草房本就住不下七八口人,况大哥又娶了嫂子。父亲在离老宅百米远处,盖起三间土打瓦房,准备分家。大哥主动提出他

还住老院。家中太穷,实在没什么可分,父母总怕嫂子提出要新房。然而没有,大哥与大嫂住在草房里。草房一年一修,两扇房坡被麦秸补得一块一块,黑白分明,像膏药又像补丁。随着三个孩子陆续出生,大哥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全家吃水的任务仍由大哥担着。大哥挑了我们的才挑自己的,嫂子从不阻拦或者埋怨。冬天的早晨,大哥挑水时常常被寒冷逼得咳嗽几声。我放寒假在家,乃至工作之余回去小住,醒后躺在热被窝里,听着大哥伴随倒水发出的咳嗽声觉得惭愧,于心不忍,但总是起不了早床,拿起钩担去担水——起床时已日上三竿,水缸早满了。

大哥住的院子不小,草房是东屋,北屋三间瓦房原是队里的仓库。队里有个五保老太太,我们叫她程奶,常年跟着独生女在外村住。她女儿我们叫她姑。当姑姑也成老太太时,程奶回到队里让队里五保。女儿跟来伺候老娘,队长把她们安排到北屋空闲库房里住,吃水成了母女俩最头疼的事。看母女俩作难,大哥又肩起为她们挑水的任务。三人四五挑水,大哥得一个多小时才能挑完。程奶年岁大,每见大哥挑水,总是点头笑着,用语焉不详的话致谢,程姑说,不能光让你挑,得叫队里找人来挑水,终是找不来人。后来,程姑改口说,我叫队里给你补助。然而程姑找了多次,也没找来一文钱补助。程姑实在过意不去,自己攒了些钱,给大哥作几年来为她们挑水的报酬,但大哥坚辞不接,一如既往地挑水。一直到生产队改称村民组,一直到程奶高寿99岁

时无疾而终。枯木似的程奶是我们小村里活得最长的,这不能不说有大哥的功劳,有大哥挑水洗濯的结果。

大哥为程奶一家无偿挑了十几年的水,任谁也很难做到这一步。但大哥说,他为母女俩挑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不用程奶奶她们老记挂。越不让记挂越是记挂,程奶去世后,程姑多次回来看望大哥,见了我母亲就夸大哥。

我们弟兄几个相继成家立业,二哥盖了房子分门另居,小弟跟了父母同住。1993年,二哥出车祸,实在吃不了挑水的苦,下大力气在自家院里打了一口深水井。大哥的孩子看他们的父亲挑水太辛苦,终于也打了一口压井。父亲去世后,母亲劝小弟也打口压井,不要再叫大哥挑水了,但因院里石多,打不下去。我们村靠山坡根住,土硬石多,很多家庭里都打不出水,所以小弟家的吃水一直还由大哥无偿地承包着。不幸的是,正值壮年的大哥于2000年中秋节前突然进食困难,一检查患的是食道癌,术后三年又癌细胞扩散,终回天无术,于那年冬天在病痛折磨中撒手而去。

大哥离开了我们。小弟也难免忍挑水之累,从数百米远的二哥家井里安泵引管抽水,彻底解除了挑水之忧。

都说我们村的井水好喝,一口井甜了一村人。大哥挑了一辈子的水,出了一辈子的力,吃了一辈子的苦。闭上眼睛,我就想落泪:大哥何尝不是一口清冽的井泉,年复一年甘甜着我们一家人!

人间草木

葡萄娟娟长远生

❖ 韩红军

厂区围墙南侧原本是一片绿地,闲置多年。为能透绿,并未砌墙,只装了一排低矮的铁栅栏。一棵葡萄树偎着栅栏,长了多年。

每年冬天,葡萄树瑟瑟缩缩地窝在栅栏下避寒躲雪。来年开春,风一吹噌的一声便站了起来,如同甩掉了棉衣的孩童,轻快地扭扭腰抖抖腿。又一缕春风吹过,藤条上便冒出了星星点点的嫩芽。再一缕风吹过,绿芽已蓬发为手掌状的叶子。特别是一根根须,貌似纤细,却像有力的手指,牵引着粗重的枝条,循着风的方向奋力攀援,越爬越快、越爬越远。从惊蛰爬到春分,从清明爬到谷雨。

爬到了立夏,葡萄树终于有了夏天该有的样子。舒舒展展、郁郁葱葱、婆婆娑娑,“青枝绿叶的一大片”。贴住栅栏,葡萄树将自己站成了一幅“墙头藤蔓垂青翠,满目生机绿意长”的写意画。

但是,作为果树只有美感、不结瓜果,是远远不够的。秋天,近旁石榴树的枝头上,果实大如成人的拳头,一颗挨着一颗,压弯了枝头。反观葡萄树,藤上只是寥寥的四五串,每串上也是稀稀的七八粒。而且干巴巴的果皮上蒙着的一层果霜,总使人觉得是落上的浮灰。每每看到,脑海中就会冒出青涩、生涩、酸涩一类的词语……

久而久之,似乎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但所有人又无视它的存在。据说这棵葡萄树,系一位同事早年所种。这位同事在职时,还常去浇水、施肥,挂了果之后,及时套上纸袋,以防鸟雀啄食。但自从同事离职之后,葡萄树便无人管顾。偶尔提起这棵葡萄树,当年是移栽的苗、扦插的枝、种植的籽?无人能说得清。具体是红葡萄、白葡萄、紫葡萄?无人能道得明。更没有人给它浇水、给它施肥、给它剪枝、给它搭架,在挂果后也不会去套上袋子。任由鸟雀啄食,任由虫病相侵,最终腐烂、落地。

葡萄树原本就栽在栅栏旁边,栅栏以内的地面是水泥地面,栅栏之外便是泥土,这两年葡萄树朝外而生,倔强地将身子伸向栅栏外,仿佛一位受了委屈、决意离开家门的孩了。“离家出走”后的葡萄树无人管顾,彻底长“野”了。

去年秋天,这块闲置多年的绿地划给了另外一家单位,铁栅栏也成了两家的界墙。今年春天,

透过栅栏看到葡萄树又长出了叶子,碧盈盈绿蓬蓬的甚是好客。可是猛然发现这棵葡萄树,已完全生长在邻居单位的土地上,被“据为己有”了。

有同事言下愤然,急吼吼地“宣示主权”,务要讨回应该属于我们单位的葡萄树,于是公推我出面去与对方交涉。出门前,心中暗付着沟通对策,又缓步来到栅栏前。栅栏不高且是通透的,对面的情形一览无余。

对方已经搭起了葡萄架——虽然四根立柱和六根横梁都是寻常的杨木,而且不甚粗壮,但足以看出他们的精心。架上的葡萄藤仿若走失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便一头扑进母亲的怀抱,深切地拥抱着,再也不舍离开母亲,再也不愿离开家。

他们还砌起了花圃——为了方便浇水和施肥,他们用青砖绕着根部围成一个花圃。青砖是斜立着的,一块块依次错落,在地面上形成了别致的图案。突出的砖尖好像一口齐齐整整的牙齿,似乎在骄傲地对葡萄树说:“小葡萄,小葡萄,以后这是独属于你的土地,我来保护你!”

可能担心葡萄寂寞,他们在葡萄架旁养着两盆凤仙花,未至花期,对生的叶子如两只小手,摇曳晃晃地与高处的葡萄叶子相互打着招呼。一群憨态可掬的小鸭子,在两盆凤仙花盆间穿过来穿过去,细脆的“嘎嘎嘎”声,让葡萄架下的春光更显得温暖、纯净、恬适。

唐代诗人杜甫曾在一首诗中写过葡萄,其间有“此物娟娟长远生”的句子。透过栅栏,再次深情地凝望着这株葡萄树。葡萄藤条曼妙娟秀,却遒劲有力,顽强地扎根在泥土中,长长久久,生生不息。粗壮的藤桩翻转下来,腾挪上去,又翻转下来再腾挪上去,似一根坚硬的骨骼,又似一笔淋漓的草书,刚毅的力道、飘逸的柔美,相融相生,成就了藤的万千意象。藤枝上的叶子,绿如翠玉状如手掌,在风中细摇轻晃,似在热情地打着招呼。

重新找到归宿的葡萄树,以特有的姿态和语言,为这些朴素的词语写下最生动的注脚:生命,生存,发生,生机,生态……

葡萄树得到了应有的善待,能被人喜欢着珍视着呵护着,足矣。何必介意它是长在墙里还是墙外,是属于你家还是我家?



天山晴岚(国画) 闫海洋

荐书架

《紫山》:挖掘中国乡村社会的精神内核

❖ 张梦瑶

长篇小说《紫山》是一部从人的道德难题和精神困境入手,探索人类精神超越如何发生的农村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作品细腻讲述了那些穿行在城乡之间的爱情,真实描绘出时代浪潮中乡村的烟火图卷、浓郁的民俗传统、人性与情感在束缚与挣脱中散发的光芒。作者孙惠芬是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作家。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的目光始终聚焦在辽南大地的乡土社会,《紫山》的写作,延续了这种探索和追问。孙惠芬在《紫山》上卷写了三个人的三天,在极限时空中完成了他们如何在自己生活轨迹上翻转、碰撞、跌落的故事。

对“乡”与“城”的审视,一直是孙惠芬的写作重心。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让她从情感上无法离开乡土,又在“城”与“乡”的情感距离上循环往复、进进出出。不管是《吉宽的马车》中,“进城的人带回了新衣裳,也带回了旧伤口”,还是《上塘书》中漂泊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城镇化带来的不仅是工业、经济现代

化,还有文化冲击带来的乡村伦理崩塌和精神困窘。那些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普通人,他们的命运被塑造改变。在《紫山》中,困扰主人公犁夫、冷小环的不仅是离开还是留下的生活选择,还有他们在一场触及生死的意外后,如何背负罪恶继续生活、安顿心灵的精神难题。

孙惠芬用深刻的文字呈现了深陷生活沼泽却不断挣扎、向外拓展的不屈灵魂,他们是城镇化浪潮中的几个逆行者,在深深扎入大地后找到了心的依托。当“返乡潮”与“逃离北上广”交替成为热搜话题,孙惠芬的文字给出了更有力量的应答:精神根系的重建,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折返,而是个体在时空选择中完成心灵蜕变。

在《紫山》中,孙惠芬完成了一个作家对乡村社会最执着的守望。她充满张力的精神考古,成就了当代中国当代乡村叙事所能达到的思想与艺术的新高度。当城市化浪潮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时,《紫山》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特别的精神记忆。

知味

家里小饮,必须摆弄几个下酒菜:卷袖下厨,腾腾地切菜,香喷喷地调菜,乐呵呵地聊天,从从容容,煞有其事的心情,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让客人瞬间感觉人客为主。馆子里与好友邀约,以利口为主,点上花生三拼——水煮、油炸、醋脆,加一份酸辣白菜心,奢侈点儿的,调上一份耳丝、肚丝之类,似乎喝酒在乎酒,不在乎菜。在主人眼里,这样的酒席,一下子开了个好头。

喝酒,有下酒菜就行。这下酒菜,看起来有新意,做起来省力气,吃起来有益于身体。一个“下”字,写尽小酌畅饮时菜的要义:助酒、利酒、排酒。下酒菜,小菜、小吃就行。凉拌黄瓜、油炸花生、切块咸鸭蛋、几个麻花,扒拉几个鸡爪子、两条鸭脖,都是下酒的好菜。汤菜也行:郑州的许多家羊肉汤馆,常见到喝早酒的,一碗汤,一杯酒;酌口酒,喝口汤,夹起一块肉,趁着酒劲嚼嚼。酒尽,泡上锅盔,下香菜,免费再续汤。一顿像样的待客早餐,就这样齐活了。

真正喝酒的人,吃菜很省;喝酒要七碗八碟的,不是喝酒人。初冬时节,刚上市的青萝卜好吃,搭配五香花生米,正好下酒。抿一口小酒,咬一口脆生生的萝卜块儿,再捏几粒花生米,塞

入口,满嘴的“咔嚓咔嚓”声里,香甜溢口,舒坦得很。我的一个堂兄,吃炸酱面小酌:一碗素面,一瓶小酒,摆上几碟豆芽、瓜丝、芹菜段之类的小菜,筷子蘸些炸酱,搅拌均匀一下菜碟,算是拌了菜。喝口酒,挑根豆芽或青菜嚼嚼,算是就酒。“酒迷瞪,吃口面还要喝酒”堂嫂的吆喝如耳旁风,你叫你的,我喝我的。一瓶小酒喝完,碟里的菜已不多。于是,菜碟里的菜一股脑倒进碗里,“呼呼啦啦”吃面走人。吃菜就饭,图的是饱;喝酒就菜,入口入味而已。下酒菜,最百搭的玩意,谋的是味。

人食五谷,佐以菜蔬;酒是粮食精华,没点儿点缀可不行。同院的一位老先生,常常盘膝围坐,手边摆着一个小袋,拌几样鲜蔬,一次性筷子置于袋中,或手握啤酒瓶,或端举小铜壶,对天细酌,喝到得意处,撩两嗓子戏曲,“临行

下酒菜

❖ 张富国

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不露尴尬,如入修仙的无人境地。我小酌时,捡几粒生瓜子下酒,潮潮的,微甜,酒香被瓜子搅扰没了脾气,许多美好的东西涌上心头。如果两人对饮,兴致浓时,嗑个葵花子,占占嘴,缓口气再喝,省得自己滔滔不绝,别人话都插不上。呵呵,嚼瓜子,犒劳了自己,解了馋虫,还给了别人机会。

以上种种,拌菜也好,瓜子也罢,勉强算个下酒菜,挺有风趣。苹果下酒,却有风韵,雅致得很。小时候,本地的苹果,入夏挂果。这时,要择果,好的大的果子留下;小的,有的摘掉。摘掉的果子酸酸脆脆,嘴嚼中的极品,好酒的,常常拿来下酒,酸和辛辣同时入味,如同饮果子酒。自我陶醉,似乎达到了人生的顶峰。糖渍青梅陈皮,也是好的酒伴侣。

乎透着几分老酒的“狡猾”。美酒的暴烈,在小菜的清谈脆爽里下肚,唇齿间的油香、爽辣,和着些许清凉,直入咽喉,吞咽间,冲开味蕾,豪迈喷涌而来。

临近春节时,用心的农家会杀年猪。物事利用最大化,也算老乡的生活之道:猪肉收集起来,做了鬃刷;猪皮也是肉,自然不能浪费,煮成肉皮冻。火钩子燎干净毛根,猪皮洗了一遍又一遍,大铁锅烧开,熬煮整个下午,放凉,皮冻劲道又凉爽,切成小片,油醋一拌,芫荽末、蒜末、葱花绕着圈撒,便成了下酒的尤物。留点儿汤,炖碗豆子,软绵绵的,嘴一抿,皮儿就掉,与皮冻混拌,小酒一口,皮冻一块儿,豆子一颗,喝酒的乐趣,尽在盘中。完了,弄碗酱肉面压底。爱酒人喝酒,酒饭分离:酒是犒劳自己的“美”,皮冻的香软,在杯盏间弹出一份温存;饭是继续生活的“需”,奢侈、豪横、排面的酱肉,与面为伍,筋道入味。一筷子下去,客宾已知主家的厚道。

最惬意的,便是炉边围坐。入夜,温上一壶酒,烧上一壶水。炉沿擦得干干净净,水滋滋地响,花生烤得喷香,拨拉出来,挤出紫皮花生仁,热得在手里倒腾几下,塞进嘴里嚼嚼,爽口老酒,不妨这样坐着;若有人陪伴,可以畅谈到天亮!